

徐樂、高士圖冊



封面題目 張季鷹



關於《高士圖冊》

徐樂樂

古代有《高士傳》流傳，是哪個朝代的作品我還不太清楚，大約是漢魏時期，或者更早就說不定。共收有九十一人，其中包括老子、莊子等有案可查的聖賢名流，也包括象石戶之農、江上丈人那樣的出了《高士傳》之外，就不見踪影的無名之輩。清代任渭長作《高士畫傳》，嚴格遵守以上名單，可見高士人選固定，不宜隨意更改。但是，既有了《高士傳》問世，我們便可以從中窺探出做高士的條件，大約是不做官、隱居、行動怪異並滿腹學問等等。依據這些條件，尚可增加幾個名額，放幾個後來者進門；不過即便如此，我在此冊中所畫的人物如曹植、禰衡等等是否能稱得上高士，抑或只能稱名士，或者甚至連名士都不能算，都還是個疑問。這本冊子中，除梁鴻外，其他人物均取自《世說新語》，入選的標準乃是以有趣味、有畫面為主，僅僅因為“高士圖”比“名士圖”或“世說新語插圖”叫得響，便擅自將這些人統統算進高士的行列，未免不夠格，有以次充好之嫌，不過這倒有點符合當今的文化國情，大家都不敢妄稱治學嚴謹，不如放寬標準；又好比因為畫了幾筆古人就權充文人畫一樣。

這套冊頁，斷斷續續畫了大約有三十餘幅，選了十幾頁自己認為滿意的，送去裝裱。剛取回，細細翻了看，簇新發亮，喜悅之餘，竟然自以為頭頂上赫然多出一圈光環，於是護在家中，數十日不肯展示他人。可惜好景不長，日後再翻，非但光環消失得幹淨，喜悅並熱情一起逐日遞減，到如今恐怕只剩下一種類似母愛一般的固執了：不論好壞，總是自己的好罷了。

這種狀況未免有點令人泄氣，不過同時亦有耐人尋味之處。畫畫本身原是件愉悅之事，就象唱歌跳舞一樣，為人類表達情感的原始本能之一，何以進化了二三千年至今，反倒動輒彷徨、沮喪，相比之下，喜氣洋洋之境界竟如沙裏淘金那樣難得。可憐我輩學畫者，最目不暇接的就是來自各方的信息：傳統的威懾力，縱觀歷史長河者所發出的今不如昔的嘆息，冷靜的旁觀者的點撥，以及自己的眼光給自己帶來的打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尚且不算，還分明預感到你不容易邁出的那一小步，早已有一大堆方方面面、見仁見智的批評在那裏，坐等你自投羅網。這裏用得着一句老話——我稍稍加以改動——“走下去就是一切，哪有勝利可言”，聽上去似乎悲觀，不過尚可用來打氣，借以鼓勵自己，以及其他喜歡畫畫的人們。

庚午夏樂人製



謝公與人圍棋俄爾
淮上信王來書竟默然無
語徐向局客問淮上利
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
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梁鴻後漢時人博覽多通
不為章句學娶同縣孟氏女
貌醜而賢共入霸陵山中以
耕織為業過京師作五噫之
歌每歸妻為具食舉案
齊眉潛閉戶著書十餘篇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
覺開室命酌酒の望皎然咏
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
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
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
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郝信
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
白郝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
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
一郎在牀上坦腹卧如不聞
郝公云正此好防之乃是逸少
因嫁女與焉





劉伶病酒渴甚位婦求酒婦

捐酒毀器涕而陳曰君飲太過非
攝生之道必宜節之伶曰甚善我
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節
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
供酒肉於神前伶跪而祝曰天生
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隗然已醉矣





阮籍鄰家婦有美



色當壚酤酒阮興王

安豐常從婦飲酒阮

醉便眠其婦側夫始

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謝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
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
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
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
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
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
形骸如此